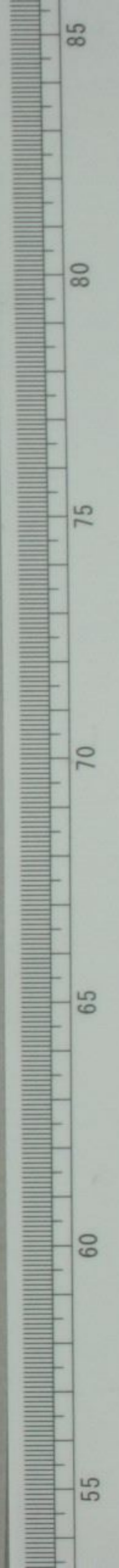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47



文庫 11  
D 292  
47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

兵志第一百四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兵九 訓練之制

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三百以下  
或給役或習技其後別募廂兵亦閱習武技號教閱廂  
軍戍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諸日習之  
法以鼓聲為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以其坐作進退非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

兵志

一

御覽

010190562153

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宋初以來中外諸軍皆用之明道二年樞密使王曙言本廂下軍止給役而未嘗習武技宜取材勇者訓練升補禁軍上可其奏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鎧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祗帶金革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慶曆元年徙邊兵不教者于內郡俟習武技卽

遣戍邊二年諸軍以射親疎爲賞罰中的者免是月諸役仍籍其名闕校長則按籍取中多者補樞密直學士楊楷請教騎兵止射九斗至七斗三等弓畫的爲五疊去的二十步引滿卽發射中者視疊數給錢爲賞騎兵佩劈陣刀訓練時以木槌代之奏可四年詔騎兵帶甲射不能發矢者奪所乘馬與本營藝優士卒韓琦言教射唯事體容及疆弓不習射親不可以臨陣臣至邊嘗定弓弩挽疆蹶硬射親格願行諸軍立賞肄習歲以春秋二時各一閱諸營先上射親吏卒之數命近臣與殿前馬步軍司閱之其射親入第四至第七等量先給賜

入第三等已上及挽疆蹶硬中格悉引對親閱等數多者其正副指揮使亦第賜金帛詔以所定格班教諸軍四年遣官以陝西陣法分教河北軍士五年密詔益利梓夔路鈐轄司以弓弩習士卒候民間觀聽寢熟即便以短兵日教三十人十日一易知并州明鎬言近臣籍諸營武藝之卒使帶甲試克奇兵外爲三等庶幾主將悉知軍中武技強弱臨敵可用詔頒其法三路范仲淹請以帶甲射一石克奇兵餘自九斗至七斗第爲三等射力及等即升之詔著爲令六年詔諸軍夏三月毋教弓弩止習短兵又詔以春秋大教弓射一石四斗弩曠

二三石八斗槍刀手勝二人者止爲武藝出衆格中者本營闕階級即以次補至和元年詔諸軍選將校武藝鈞以射親爲上韓琦又言奉詔軍士弩曠四石二斗并弓箭槍手應舊規選中者即給挺補守闕押官然則排連舊制爲虛文矣請三路兵遇春秋大教武技出衆者優給賞物免本營他役候階級闕如舊制選補奏可治平二年詔河北戰卒三十萬一千陝西四十五萬九百并義勇等委總管司訓練毋得冗占熙寧元年詔曰國家置兵以備戰守而主兵之官冗占者衆肄習弗時或誤軍事帥臣安撫監司其察所部有占兵不如令者以聞

十月樞密院請陝西河東選三班使臣及士人任殿侍者以爲河北諸路指使教習騎軍或言河朔兵有教閱之名而無其實請班教法於其軍久而弗能者罷爲廂軍奏可二年帝常語執政並邊訓練士卒何以得其精熟安石對曰京東所教兵已精強願陛下推此法以責邊將間詔其兵親臨閱試訓練簡閱有不如詔者罰之而賞其能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則法行而將吏加勸士卒無不奮勵矣九月選置指使巡教諸軍殿前司四人馬步軍司各三人三年帝親閱河東所教排手進退輕捷不畏矢石遂詔殿前司步軍指揮當出戍者內擇槍刀手伉健者百人教如河東法藝精者役使以優獎之五年四月詔在京殿前馬步諸軍巡教使臣並以春秋分行校試射命中者第賜銀牒兵房置籍考校以多少定殿最五月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諸路其法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節東草象人而射焉中者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卽退預籍人馬之彊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爲奇帝以其黠閱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六年詔河北四路承平

日久重於改作苟遂因循益驟軍制以其京東武衛等六十二營隸屬諸路分省教習餘軍並分遣主兵官訓練九月詔自今巡教使臣校殿最雖以十分爲率其事藝第一等及九分已上或射親及四分雖殿除其罰第二等事藝及八分或射親不及三分雖最削其賞十月選涇原土兵之善射者以教河朔騎軍馳驟野戰帝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十萬軍之資也儻訓練精勇人得其用不惟勝敵亦以省財安石等曰陛下頻年選擇使臣專務訓練間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旣明士卒皆奮觀其技藝之精一人爲數夫之敵此實國

家安危所繫也是時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便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勸沮之士無不爭勸者七年詔教閱戰法主將度地之形隨宜施行二月詔自今歲一遣使按視五路安撫使以下及提舉教閱諸軍義勇保甲官課其優劣以聞而誅賞之八年詔在京諸軍營屯追隘馬無所調習比朔四教場益寬大可以馳騁其令騎軍就教者日輪一營以馬走驟閱習五月臧景陳馬射六事一順駿直射二背射三盤馬射四射親五野戰六輪弄各爲說以曉射者詔依此教習八月帝令會孝寬視教營陣大閱八軍陣於荆家陂訖事大賞元豐元年十月

詔立在京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爲上中下三等步射六發而三中爲一等二中爲二等一中爲三等馬射五發驟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數等如步射法弩射自六中至二中床子弩及砲自三中至一中爲及等並賞銀有差槍刀并標排手角勝負計所勝第賞其弓弩墜落或縱矢不及棚或挽弓破體或局而不張或矢不滿或弩蹶不上不獲不發或身倒足落並爲不合格卽射已中賞餘箭不合格者降一等無可降者罷之是月賈達燕達等言近者增損東南排弩隊法與東南所用兵械不同請止依東南隊法以弩手代小排若去敵稍遠則施箭近則左手持弩如小排架隔右手執刀以備斬伐與長兵相參爲用詔可其槍手仍以標兼習十一月燕西將劉元言馬軍教習不成請降步軍又不成降廂軍乃下令諸軍約一季不能學者如所請降之十二月詔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中都所遣教頭在京步軍諸營弓箭手亦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教習馬軍所藝成則展轉分教于其軍二年四月遣內侍右得一閱視京西第五將所教馬軍五月得一言其教習無狀詔本將陳宗等具析宗等引罪帝責曰朝廷比以四方驕悍爲可虞選置將臣分總

禁旅俾時訓練以待非常至於部勒規模悉經朕慮前後告戒已極周詳使宗等稍異木石亦宜畧知人意尸祿日久既頹且慵苟遂矜寬寔難勵衆可並勒停是月詔殿前步軍司兵各置都教頭掌隸教習之事弩手五管弓箭手十管槍刀標排手五管各選一人武藝優者奏補逐司各舉散直二人爲指使罷巡教使臣是日詔河東陝西諸路舊制馬軍自十月一日馳射野戰至穀雨日止塞上地涼自今教起八月止五月一日七月詔諸路教閱禁軍毋過兩時九月內出教法格并圖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步及馬射馬使蕃槍

馬上野戰格閱步用標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四年五月詔東南諸路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將兵自降教閱新法之後軍士有所倍費以聞蓋自團立將兵以來軍人日新教閱舊資技藝以給私費者悉無暇爲故也六年從郭忠紹之請步軍弩手第一等者令兼習神臂弓七年八月詔開封府界京東西路專選監司提舉教閱神宗留心武備旣命立武學校七書以訓武舉之士又頒兵法以肄軍旅微妙淵通取成于心羣臣莫望焉元祐元年四月右司諫蘇轍上言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蚤晚兩教新募



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月止一教是月朝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惰者頗以爲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鬪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樞密院亦以爲元降教閱新法自合教者指授不當令兵衆例誦詔從之九月樞密院奏異時馬軍教御陣外更教馬射其法全隊馳馬皆重行爲之字透空發矢可迭出最便利近歲專用順鬃直射抹鞞背射法止可輕騎挑戰卽用衆乃不能重列非便請自今管閱排日馬軍之字射與立背射隔日互教詔可三年五月罷提舉教習馬軍所六年六月三衙申樞密院乞近狀七十日依令式放諸軍教王巖叟白韓忠彥曰景德故事皆內侍省檢舉傳宣今但歲舉爲常則不復見朝廷恩意忠彥以爲然又開陳大皇太后曰如此則爲常事待處分內侍省遂詔今後入狀遣中侍傳宣諸軍住教紹聖元年三月樞密院言禁軍春秋大教賞法每千人增取二百一十人給賞有差從之二年二月樞密院言馬軍自九月至三月每十日一次出城率渲教習回谷野戰走驟向背施放遇風雪假故權住從之三年五月詔在京府界諸

路禁軍格闕法自今並依元豐條法教習七月詔選弩手兼習神臂弓八月詔殿前馬步軍司見管教頭別選事藝精強通曉教像體法者展轉教習其弓箭手馬步射射親用黥藥包指及第二指知鏃並如元豐格法是月又詔復神臂弓射法爲百二十步元符元年十月曾布既上巡教使臣罰格因言祖宗以來御將士常使恩歸人主而威令在管軍凡申嚴軍政豈待朝廷立法而後施行耶是管軍失職矣帝深以爲然政和元年二月詔春秋大教諸軍弓弩斗力並依元豐舊制四年五月臣僚上言神臂弓梁遠百二十步給箭十隻取五中爲

合格軍中少得該賞恐惰於習射送殿前馬步軍司勸會將中貼箭數並改爲上梁其一中貼此兩上梁從之五年三月詔自今敢占留將兵不赴教閱並以違御筆論不按舉者如其罪十一月臣僚言春秋大教諸軍弓弩上取斗力高強其射親中多者激賞大薄無以爲勸詔依元豐法八年詔州郡禁軍出戍外常留五分在州教閱從毛友之請也重和元年正月而兵部侍郎宇文粹中進對論禁軍訓練不精多克雜役帝曰祖宗軍旅之法最爲密緻神考尤加意訓習近來兵官寢以弛慢古者春振旅夏芟舍秋治兵冬大閱皆於農隙以講事

大司馬教戰之法太宗伯大田之禮細論周制大抵軍旅之政六卿無有不總之者今士人作守倅任勸農事不以勸耕稼爲職管軍府事不以督訓練爲意自今如役使班直及禁衛者當差人捉探懲戒更候日長卽親御教閱激賞尋以粹中所奏參照條令行之宣和三年四月立騎射賞法其背射上梁中貼者依步射法推賞靖康元年二月詔軍兵久教習汰冗濫今三衙與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及等杖不問勇怯招收旣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今宜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旣係軍籍專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拘占及陣

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宜多行教習以扞邊騎仍命  
間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四月詔復置教場春秋大閱及復內教法以激賞之如陣法熙寧二年十一月趙高乞請求諸葛亮八陣法以授邊將使之應變詔郭逵同高講求相度地形定爲陣圖聞奏五年四月詔蔡挺先進教閱陣圖帝嘗謂今之邊臣無知奇正之體者况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五陣之變出於自然非強爲之宰相韓絳因請諸帥臣各具戰陣之法來上取其所長立以爲法從之帝患諸將軍行無行陣之法嘗曰李靖結三人爲隊必有意星書羽林皆以三人

爲隊靖深曉此非無據也乃令賈達郭固試之十二月  
知通遠軍王韶請降合行條約詔賜御製攻守圖行軍  
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祕畧風角集古四路戰守約束各  
一部餘令關秦鳳路經畧司抄錄六年詔諸路經畧司  
結隊並依李靖法三人爲一小隊九人爲一中隊賞罰  
俟成序日取裁其隊五及器甲之數依涇原路牙教法  
九月趙高言欲自今大閱漢蕃陣隊且以萬二千五百  
人爲法旌旗麾幟各隨方色獸國時大將之旗以龜爲  
飾蓋取前列先知之義令中軍亦宜以龜爲號其八隊  
旗別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天地則象其方圓風雲則  
狀其飛揚龍虎則狀其翔盤之勢以備大閱樞密院  
爲陣隊旗號若繪八物應士衆難辨且其間亦有無形  
可繪者遂詔止依方色仍異其形制令勿雜而已七年  
又命呂惠卿曾孝寬比校三五結隊法十月以新定結  
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趙高曰  
陣法之詳已令憲面諭今所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  
析問憲必一一有說然置陣法度久失其傳今朕一旦  
據意所得率爾爲法恐有未盡宜無避忌但具奏來繼  
又詔曰近令李憲齎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付卿同議  
可否因以團立將官更置陣法卿必深悉朝廷經畫之

意如日近可了宜令李憲齋赴闕尚奏曰置陣之法以結隊爲先李靖以五十人爲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結爲一小隊合三小隊爲一中隊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兼旗五人卽克五十並相依附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爲旗頭令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爲左右兼自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逼撓觀望不卽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擁軍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身自受敵體被重創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爲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學而能也然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卽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爲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五伍爲兩屬之間胥四兩爲卒屬之族師五卒爲旅屬之黨正五旅爲師屬之州長五師爲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

十軍爲廂自廂都指揮使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昔之比長間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曰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爲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况入陣之法又失其傳聖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夫法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七年七月詔諸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求知陣隊法者以聞九月崇儀使郭固以同詳定古今陣法賜對於是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付河北八年二月帝批見校試七軍營

陣以分數不齊前後抵牾難爲施用可令見校試官據其可取者草定八軍法以聞初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拆譌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今樞密院檢詳官與王振曾收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又命樞密院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內押班李憲與振逢原行視寬廣用馬步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以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遂爲都大提舉誠一憲爲同提舉振逢原參議公事夏元象臧景等爲將副部隊將幹當公事凡三十九人誠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陣法約受兵二

萬人爲率爲七軍內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取戰兵千九百人爲七十六隊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弓手三百爲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輜重每軍九百是爲二千八百人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卽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卽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荃太白陰經中陣圖爲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

其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日擇寬平之地夷  
草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爾以理推  
之其不可用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  
李筌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  
曰陣本出于一法特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  
爲正陣爲奇也於是八月大閱八軍陣於城南荆家  
陂已事賜遂而下至指使馬步軍銀絹有差八年詔諸  
路權住教五軍陣止教四御陣九年四月帝與輔臣論  
營陣法謂爲將者少知將兵之理且八軍六軍皆大將  
居中大將譬則心也諸軍四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臂  
以臂使指攻左則右救攻右則左救前後亦然則軍何  
由敗也元豐四年以九軍法一軍營陣按閱於城南好  
草陂已事獎諭熙寧七年詔已降五陣法今諸將教習  
其舊教陣法並罷蓋九軍營陣爲方圓曲直銳凡五變  
是爲五陣元祐元年高翔言乞以御陣與新陣法相兼  
教閱從之蓋元豐七年詔專用五陣法而舊教御陣遂  
廢至是復令互教紹聖三年復罷教御陣大觀二年詔  
以五陣法頒行諸路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通  
直郎秦元所著兵書陣圖師律三策大八陣圖一小圖  
二皆酌古之法參今之宜博而知要實爲可用詔令賜



對當時君臣雖無雄謀遠畧然猶切切焉以經武爲心  
高宗建炎元年始頒樞密院教閱法專習制禦推鋒破  
敵之藝全副執帶出入短椿神臂弓長柄刀馬射穿甲  
木挺每歲俛春秋教閱法立新格神臂弓日給箭二十  
射親去梁百二十步刀長丈二尺以上氈皮裹之引闢  
五十二次不令刀頭至地每營選二十人閱習經兩閱  
者五十人爲一隊教習分合隨隊多少分隸五軍每軍  
各置旗號前軍緋旗飛鳥爲號後軍皂旗龜爲號左軍  
青旗蛟爲號右軍白旗虎爲號中軍黃旗神人爲號又  
別以五色物號制招旗分旗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  
合而成陣舉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  
却或分藏爲伏或分出爲奇皆舉旗爲號更鳴小金應  
鼓備瞻望不及者豫約伏藏之所緩鳴小金卽止急鳴  
應鼓卽首兵出陣趨戰急鳴小金卽伏兵出其春秋大  
教推賞德海行格法李綱言水戰之利南方所宜沿河  
淮海江帥府要郡宜倣古制造戰船以運轉輕捷安穩  
爲良又習火攻以焚敵舟詔命楊觀復往江浙措置河  
淮別委官三年親閱水軍于鎮江登雲門外紹興四年  
詔內殿按閱神武中軍官兵推賞二十四年臣僚言州  
郡禁卒遠方縱弛多不訓練春秋教閱臨時備數乞申

嚴舊制三十一年詔比聞諸路州廂禁軍土軍有司擅私役妨教閱帥府其嚴責守兵勤兵歸營訓練精熟以備點視孝宗乾道二年幸候潮門外次幸白石閱兵三衙率將佐道駕射生官兵就御輦下獻所獲是日有數將獨手運大刀上曰刀重幾何李舜舉奏刀皆重數斤有旨卿等教閱精明又諭陳敏曰軍馬衣裝整肅如此持錫賚鞭馬金帶士卒推賞有差四年幸茅灘教閱舉黃旗連三鼓變方陣五鼓舉白旗變圓陣次二鼓舉赤旗變銳陣青旗變直陣畢事上大悅賞賚加倍兵分東西呈大刀火炮上問李舜舉按閱比曩時如何舜舉奏今日之兵陛下親訓練撫以深恩錫以重賞忠勇倍倍乾道中詔弓箭手元射一石四斗力升加三斗元射一石力升加五斗弩手元射四石力升加五斗元射兩石七斗力升加入斗進秩推賞有差宰執進射親賞格虞允文曰拍試以斗力升請給今用射親定賞恐不加意斗力上曰然他日雖強弓弩可以取勝若止習射親則斗力不進此賞格不湏行淳熙間立槍手及射鐵簾格上謂輔臣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厲周必大曰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陛下激勸告戒人人皆勝兵於是殿前步軍司諸軍及馬軍舊司弓弩手射鐵

簾合格兵共一千八百四十餘詔中槩簾弓箭手一石  
二斗力十箭弩手四石力八箭依格進兩秩各賜錢百  
緡弓箭手一石力十箭以上弩手三石力八箭各進兩  
秩詔中外諸軍賞格亦如之紹熙元年詔殿司許浦水  
軍并江上水軍歲春秋兩教外每月輪閱習沿海水軍  
準是知徽州徐誼言諸路禁軍近法以十分爲率二分  
習弓六分習弩餘二分習槍牌習弓者聽兼習弩斗力  
可以觀其進退射親可以察其能否勤惰之實人有稽  
考詔下諸路遵守之執政胡晉臣言比年用射鐵簾推  
賞往往獲遷秩是亦足以作成人材上曰射鐵簾不難

此賞格太濫其專以武藝精熟爲尚二年樞密院言殿  
步司諸軍弓箭手帶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  
六箭中槩爲本等弩手帶甲百步射四石力箭十二五  
箭中槩爲本等槍手駐足舉手擯刺以四十擯爲本等  
主帥委統制統領較其藝本等外取升加多者每軍五  
千五百人以上弓弩槍手各十五人詣主帥審實上樞  
密院覆試各擇優等二人升轉兩秩餘人給錢五緡俟  
將來再試慶元二年幸候潮門外大閱嘉泰二年詔將  
按閱諸軍賞賚依慶元二年增給寶慶二年莫澤言州  
郡禁軍平時則以防寇盜有事則以備戎行實錄於朝

廷非州郡可得私役比年州郡軍政隳廢各於廩給闕額恒多郡官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存留者不什一當教閱時鈐總路分雖號主兵僅守虛籍莫敢號召入教之次坐作進退殆同兒戲守臣利虛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賂改年甲且一兵請給歲不下百緡以小計之一郡占三百人是虛費三萬緡也私役禁軍素有常憲守卽闢園池建第宅不給餐錢寓公去城遼絕類得借兵擾害鄉閭近而輔郡至有寓公占四五百兵者良由兵官之權輕而私占之禁弛也乞嚴戒監司守倅等止許借廂軍仍不得妨教閱餘官雖廂軍亦勿借淳祐十

一年臺臣條陳軍匠不閑閱習之弊按舊制禁兵毋私役比歲九州軍屯營駐劄之處多循舊習每一州軍匠無慮數百官無小大各戰破而雕鏤組繡攻金設色之事靡所不有工藝雖精擊刺不習設有小警何能授甲乞申嚴帥守及統兵官應軍匠聽歸營伍閑習訓練勿競作無益虛糜廩稍以防軍實咸淳初臣僚言諸軍統領統制正將副將正欲在軍訓練閑於武事一有調用令下卽行士悉將智將悉士勇所向無敵今江南州郡沿江制閫置帳前官專任營運不爲軍計實爲家謀絕無戰陣新功率從帳前升差大畧一軍僅二三千而使

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軍兵一時徒取克數以覲賞格涅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苦以勞役日夜罔休一或少違卽催囹圄榜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逃者接踵也今請以新招軍分隸諸隊使之熟紀律習事藝或旬或月上各郡閱試蓋弊至於此而訓練之制大壞矣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終

兵志第一百四十九

開府儀

尚書省樞密院

國史領經進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兵十

遷補之制  
屯戍之制

遷補之制自殿前侍衛馬步軍校每遇大禮後各以次遷謂之轉員轉員至軍都指揮使又遷則遙領刺史又遷爲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員溢卽從上罷軍職爲正團練使刺史之本任或有他州總管鈐轄其老疾若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九十五

兵志

一

過失者爲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副軍頭隸軍頭司其  
黜則爲外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凡軍主關以軍都指揮  
使遞遷餘闕以諸軍都虞候指揮使副指揮使行首軍  
使副行首副兵馬使十將遞遷凡將校一軍營止補十  
人其廂都指揮使軍都指揮使都虞候指揮使營主其  
一卽闕其三殿前左右班都虞候遙領刺史卽與捧日  
軍都指揮使通以次遷捧日龍衛廂都指揮使仍遙領  
團練使若員溢卽爲正刺史補外他如諸軍例遞遷凡  
列校轉補有司先闕是躍上下馬次出指二十步掩一  
百試之左右各五占數爲見物武藝弓射五斗弩曠一  
石五斗槍刀手稍練負罪不至徒年未高或雖年高而  
無疾精力不耗者並取之凡諸軍轉員後取殿前指揮  
使長入祇候填行門取東西班長入祇候殿侍諸班直  
充諸班押班諸軍將校者皆親閱前一日命入內都知  
或擲班一人勾當御藥院內侍一人同軍頭引見司較  
定弓弩斗力標誌之凡弓弩藝等者人占其一至日引  
見弓弩列置殿前命取一以射軍頭引見司專視喝箭  
以奏如喝失當卽奏改正入內都知或押班同勾當御  
藥院內侍殿上察視如引見司不覺舉亦奏改正槍刀  
手竭勝負若不以實并引見司失覺舉並劾其罪太

平興國九年上詣崇政殿轉改諸軍將校自軍都指揮使以下員僚以上皆按名籍驗勞績而升陟之凡數日而畢內外感悅乃謂宰臣等曰朕遷轉軍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謹飭則其下不畏憚雖有一夫之勇亦何所用咸平三年五月上御便殿遷補軍職凡十一日而畢自神衛右第二軍都指揮使恩州刺史周訓而下遞遷者千三十一人四年十二月帝謂呂蒙正曰選衆求才誠非易事朕常孜孜詢訪冀有所得向求於軍校中超擢八九人委以方任其間王能魏能顯甚宜方懷興張禹珪亦有能名蒙正等曰才難求備今拔十得五有以見陛下知臣之明也五年帝謂知樞密院周瑩曰國朝之制軍員有闕但權領之三歲一遷補未及期以功而授止奉朝請而已今闕員處則乏人部轄須當例與轉補於是召瑩等至便殿按軍籍次補其中戍於外及軍額在下素不該恩例亦溥及之凡再旬方畢景德二年四月帝曰殿前諸班侍衛馬步諸軍及軍頭司諸軍員因衰病或以他事出補外職率皆臨事奏裁殊無定制可條其所入職名類例以聞又曰近累有諸處立功指揮使未可別加遷擢皆特補本軍都虞侯舊無此職名蓋權宜加置若後有闕不須復補

又曰內外諸軍所闕小校儘以名次遷補或慮不能盡  
得武幹之士自今並令闈試武藝遷擢爲之大中祥符  
四年七月詔曰自來轉補軍員皆是議定降宣命訖方  
引見轉補其間有老病不任職者臨時易之無由整齊  
經汾陰大禮應殿前馬步軍諸班諸軍員並分作甲次  
於崇政殿逐人唱名引見朕自視之有不任職者當於  
不係禁軍處優與安排免轉員之際旋議改易八月詔  
殿前侍衛馬軍步軍司所管內外禁軍軍員自來補轉  
體例不一未得均平朕夙夜思之今來該汾陰轉員可  
立定久遠規制其馬軍步軍自指揮使以下各別轉補  
皆令自下而升仍將殿前侍衛馬軍步軍司所轄軍分  
各袞同轉補如馬軍軍員自近下補至拱聖卽雙取之  
以分補捧日龍衛其近下軍分有闕卽却自捧日龍衛  
雙取升一員資補填其步軍有闕填補並準此又詔所  
議改更轉補軍員職名恐諸軍未喻可降宣命云殿前  
侍衛馬步軍司自來多是龍衛更轉入捧日并神衛更  
入天武之類是致難得出職久成沉滯今來轉員出自  
朕意並各與分兩頭遷改其龍衛更不入捧日并神衛  
更不入天武其捧日龍衛闕於拱聖內隔間取人分頭  
充填其拱聖闕卽將驍騎雲騎分頭轉入其天武神衛



闕於神勇內隔間取人分頭充填其神勇闕即將宣武  
充填其宣武闕取殿前步軍司虎翼充填已上如取盡  
指定軍員卽轉已次軍員充填所有寧朔軍分次第請  
受并轉員出入今後並特與依驍勝體例施行六年十  
月詔諸班直并馬步軍事軍員其諸班捧日龍衛天武  
神衛五頭下出入外其御龍諸直作一處轉員僚直拱  
聖驍騎雲騎驍勝武騎寧朔神騎已上軍額軍員作一  
處挨排迺遷水軍神勇宣武殿前司虎翼衛聖步軍司  
虎翼奉節廣勇神射已上軍額軍員作一處挨排轉補  
事內殿前指揮使押班至都知只本班轉其神衛廣勇  
神射已下至軍使都頭卽逐指揮內迺遷內有年及六  
十已下者並勾押赴闕令殿前司看覈聞奏當議擬度  
安排所有副兵馬使副都頭員闕仍取捧日龍衛神勇  
十將充填餘並從之內神衛水軍第一指揮令立充神  
衛水軍指揮殿前司上虎翼第二步軍司上虎翼第一  
並立充虎翼水軍指揮依舊係逐司管押其神衛水軍  
見管軍員先自奉節補入多不會舟楫並一齊轉上外  
却將虎翼水軍兩指揮會水軍員與神衛水軍共三指  
揮一處哀轉如轉至神衛水軍指揮使除年老病患依  
例出職安排外更不轉上天禧元年十月以御前忠佐

郭豐等六人並受將軍初軍頭司定年老負犯者將黜之帝以其父居武列命寅環衛其帶遙郡者與大將軍不帶遙郡者與將軍天聖六年將轉員樞密院奏諸軍將校有因循不敢戢士者請諭殿前馬步軍司密以名聞八年詔殿前侍衛司同定內外諸軍排立資次景祐二年詔緣邊就糧兵有員闕奏以舊人次遷康定元年詔三路就糧將校半以次遷半遣自京師又詔陝西土兵校長遣自京師情不諳達自今悉就本路通補慶曆四年詔捧日天武選退將校超三資餘超二資悉補外職五年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司奏奉詔閱教軍士選補階級弓射九斗至一石距棚七十步至百步射最親者爲第一等其閱教時弓不必引滿力競卽發務在必中伏緣舊例軍中揀節級以挽疆引滿爲勝今一旦取射親者爲第一等其弓力止九斗一石箭留三兩皆而退素習挽強引滿之士於理未便詔諸軍選節級用舊例遇閱教卽如近制皇祐元年詔諸路就糧兵闕將校須轉補滿三年聽遷又詔將帥麾下兵非有戰功毋得請遷隸上軍嘉祐二年詔京東教閱本城騎射威邊威勇壯武自初募置卽給鼓旗閱教以代禁軍如有員闕聽遞遷至副指揮使止轉補後滿三歲闕三分已上卽

舉行其指揮使闕卽步軍司補之至和三年詔親從官入殿滿八年者補節級從樞密院之請也治平元年選諸班直長行洎禁軍副兵馬使已上有材武者得七十人帝臨軒親閱諭天武右第三軍都指揮使王秀曰爾武藝雖不中格而有戰功且能恪守法度其以爾爲正刺史務勤乃職無負朕之委寄也又諭散直都虞侯胡從內殿直副都知張思曰爾能勤以持身忠以事上治軍又皆整肅其以從爲內園使思爲崇儀副使自餘擢遷有差二年詔廣南教閱忠敢澄海一營者卽本營通

遷兩營已上者營三百人補五人二百人至三百人補

三人二百人以下補二人一百人以下補一人止於副指揮使凡遞遷滿三歲五階闕二三階闕一卽補四年詔自今一營及二百五十人已上置校七人闕三人卽補二百五十人已下置校七人闕二人卽補京師非轉員并諸道就糧並準此令凡軍頭十將節級轉補謂之排連有司按籍閱試如列校轉員法弓射六斗弩曠一石七斗槍刀手稍練並取之如舊不試武技者卽遞遷其不教閱廂軍節級則其半遞遷其半取伉健未嘗犯徒刑角力勝者充治平四年有司言軍士闕額多而將校衆請以實領兵數制將校額第其遷補並通領五都之

事乃詔二百五十人以上補指揮使十人以下七人闕  
二人者以次補補十將者馬軍四十人步軍如馬軍之  
數而加其一焉百五十人以上者三平人闕五人者以  
次補不及百五十人者如舊格補單將二十人熙寧二  
年樞密院請自今捧日龍衛天武神衛廂都指揮使闕  
無當次遷者竝虛之其諸軍都指揮使都虞侯當遷者  
闕多則間一名補轉兼以次職事吐渾等軍都指揮使  
都虞侯闕者虛其闕六月詔河東陝西就糧軍士將校  
其間材効之人孤遠無由自達有司審度其有軍功驍  
勇者以名聞當權實班行以備本路任使四年詔諸班  
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有殿前指揮使補外軍城  
指揮使餘以爲捧日天武第五軍押營奉錢三千者予  
五百二千以下者予三百六年詔軍校老而諳部轄者  
優假之雖疾不至罷癯或老七十猶堪任事者勿罷卽  
法雖當留而不能部轄者以聞當議處之廂軍十月詔  
軍士選爲節級取兩嘗有功者功等以先後又等以重  
輕又等以傷多者爲上七年詔十將以下當轉資而不  
欲者凡一資以功者賜帛五十匹技擾者十匹六月詔  
在京轉員諸軍都虞侯已上至軍都指揮使以軍功當  
遷而願以授子孫者聽視其秩有差八年轉員帝親閱

凡三日舊制捧日都虞侯四人至是補者五人而馬軍都指揮使闕驍騎二人以捧日一人補驍騎軍主餘四人如故則次軍皆不得遷乃補四人者皆爲馬步軍副都軍頭舊龍衛拱聖驍騎武騎寧朔神騎爲一百三十一營今省爲五十營而馬軍指揮以下已補八十一營補外尚有溢員乃詔所省營未移併者凡四十三每營權置下名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軍使三以便遞遷九年將轉員樞密院奏換官稍優軍校由行伍有功不久乃至團練使帝曰祖宗以來軍制固有意凡隸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所統諸營置軍都指揮使都虞侯分領之凡軍事止責分領節制之人責之既嚴則遇之不得不優至若諸路則軍校不過各領一營不可比也吳克等以本大末小對帝然之因言周室雖盛成康之後寢以衰微本朝太平百有餘年由祖宗法度具在豈可輕改也元豐元年詔禁軍排連者三分其人以其一取立功額外人二分如令簡試十二月詔諸軍軍使都頭以下並充兵額正副指揮使以上置於額外軍行則分押諸隊又詔內殿直以下諸班直闕按籍闕二分者虛其闕四之一二分以上亦如之不及二分補其半餘並闕之四年詔五路衮轉土軍與諸路不衮轉禁軍法十將副

都頭副兵馬使都軍頭使竝如今自副都指揮使至都  
虞侯嘗轉資者間以賜帛已賜帛乃遷五年詔以諸路  
教閱廂軍爲下禁軍排連如禁軍法七年樞密院言騎  
軍諸營諸班直以年勞升至軍使者甚衆無關可補詔  
捧日龍衛拱聖驍騎雲騎驍勝權置下名軍使凡二百  
四十員拱聖驍騎雲騎權置副兵馬使凡九十員以處  
之元祐元年樞密院奏諸軍將年七十若有疾假滿百  
日不堪療者諸廂軍指揮使除諸衛大將軍致仕諸軍  
都指揮使諸班直都虞侯帶造郡除諸衛將軍致仕諸  
班直上四軍除屯衛拱聖以下除領軍衛仍竝以有功  
勞者爲左無功勞者爲右從之二年樞密院言舊例行  
門對御呈試武藝竝臨時特旨推恩前期未嘗試至  
日旋乞增加斗力或涉唐突因以抵罪請於轉員前一  
日按定斗力從之四月樞密院言舊例諸班直長行補  
諸軍員僚竝取入班及轉班二十年年四十以上人迨  
元豐四年以闕額數多乃特詔減五年繫一時之命今  
諸軍員僚溢額儻不定制卽異時遷補不行若便依限  
年舊法又慮未有合該出職之人請於三次漸次增及  
舊例年限從之五年樞密院言轉員馬軍指揮使以下  
至副兵馬使人數溢額轉遷不行詔權置下名軍使一

百七十人副兵馬使一百七十五人又言禁軍大閱請以匹帛銀牒支賜罷轉資從之六年又言應排連長行克承局押官者先取年五十五以下有戰功公據者仍以戰功多少得功先後傷中輕重爲次事等而俱無傷中則以事藝營名爲次從之紹聖二年詔將來轉員換前班人竝從元豐轉員令仍不得過一百二十人元祐所限人數比試家狀指揮勿用三年樞密院進呈轉員及行門試武藝換前班留住等條例曾布言國初以來皆面問其所欲察相人才或以官或遷將校或再任此則威福在人主以至唐突或於罪或行法亦視其情狀而操縱之元祐改法乃令大閱與三司軍頭司先指試定但對御引呈依拍定等第推恩殊失祖宗馭衆之法不許唐突例坐徒罪兼決責人員皆非舊法唐突人雖有理亦不施行緣情輕者放罪重者取旨自有舊額先朝燕達林廣嘗唐突當降配先帝釋之後皆爲名將至情重則杖脊配嶺表者有王明者住留叫呼云若不得換前班乞納命管軍賈達乞重配先帝亦貸之但降一等與換外官如此故人知恩威皆自人主出豈可一切付之有司帝悅詔令竝依元豐以前條例施行五年馬步軍司言三路衮轉軍員請依元豐七年詔應三月一

日後續有得功缺補升名并改轉名職自克下名者並  
依先補名次各理降宣月日以爲高下審會給據候再  
經衮轉卽依缺補升轉名次高下轉那自今三路軍員  
衮轉亦如之詔侍衛馬步軍司自今開具合轉補職名  
申樞密院降宣餘並從之七月軍頭司引見殿前馬步  
軍司揀到御龍諸直人材事藝應格並補逐直將虞侯  
賜杖子一名開弓偃身不應法黜之八月樞密院言轉  
員旁通格捧日天武不帶遙刺軍都指揮使換左藏庫  
使仍除遙刺殿前班不帶遙刺都虞侯換左藏庫使看  
詳殿前班帶遙郡都虞侯係與捧日帶遙郡軍都指揮  
使理先後相壓轉遷其不帶遙郡殿前班都虞侯捧日  
軍都指揮使換官班合一等推恩欲殿前班不帶遙郡  
都虞侯依捧日不帶遙郡軍都指揮使換官又拱聖神  
勇與驍騎已下軍分有異其逐軍都虞侯指揮使理難  
一等換官欲拱聖神勇都虞侯依舊換拱備庫使外驍  
騎雲騎宣武都虞侯換左藏庫副使拱聖神勇指揮使  
換內殿承制捧日天武神龍衛指揮使皆係上四軍其  
捧日天武換西京左藏庫副使龍神衛換內殿承制比  
捧日天武隔兩官理有未均欲神龍衛指揮使換供備  
庫副使又殿前班上名副都知換供備庫副使下名副



都知換內殿承制自來以左右第一第二班爲資次欲  
第一班換供備庫副使第二班換內殿承制又換前班  
差遣州總管以下並以五路緣邊爲優諸路爲次正團  
練使州總管正刺史州鈐轄諸司使副都巡檢使駐泊  
都監內殿承制崇班巡檢州都監供奉官至借職教押  
軍隊指使看詳諸司使副已上差遣見依格施行外承  
制以下欲依今來轉員所差遣例又拱聖神勇驍騎雲  
騎宣武軍都指揮使換文思仍除遙刺已帶者依舊御  
龍直都虞侯文思使帶遙刺者依舊內殿直兩次都虞  
侯換左藏庫使一次文思使帶遙刺者依舊看詳拱聖

神勇與驍騎以下軍分有異兼御龍直都虞侯遇

合次神勇軍都指揮使轉行及係環衛諸直人員最上  
名人兼內殿直都虞侯以次殿前班及轉員無闕合隨  
龍衛軍都指揮使轉行理難於驍騎雲騎宣武軍都指  
揮使之下換官欲御龍直內殿直都虞侯依格合換官  
外並除遙刺驍騎雲騎宣武軍都指揮使止與換文思  
使更不除遙郡刺史內已帶遙刺者並依舊內殿前班  
副都知並與換供備庫副使今馬步軍諸指揮事藝高  
疆十將引見取揀克員僚內弓箭手短一指箭人合降  
一軍安排弩手括不發事體頗同并弩手墮箭與括不

發亦同欲並降一軍安排從之十一月樞密院言轉員  
旁通冊內御龍直都虞侯至副都頭換官惟指揮使上  
兩直與文思副使係降兩資餘止降一資散員至金槍  
都知副都知皆換內殿承制不惟職名有差自副都知  
約六遷方轉都知兼東西班散直鈞容直係近下班分  
副都知亦降都知一等換內殿崇班其東西班散直押  
班與副都知職名不等兩經轉遷方入近下班分副都  
知理難與都知一等換內殿崇班又散指揮至鈞容直  
指揮使並換供備庫副使緣東西班散直鈞容直遇轉  
員止是遷入上班亦難一等換官詔御龍下兩直指揮  
使換左藏庫副使取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祇候金槍都  
知換供備庫副使東西班散直押班換東頭供奉官東  
西班指揮使換官依舊外散直鈞容直指揮使換左藏  
庫副使緣轉員旁通冊內未載雲武騎軍都指揮使轉  
遷換官并恩例等詔並依驍騎軍都指揮使格四年二  
月軍頭司引見捧日等兵試藝帝於行間召邢斌韓宸  
問曰開弓猶有餘力乎各對願增二石二斗弓遣內侍  
監定斗力授之射皆應法並特克殿前指揮使賜緡錢  
元符元年七月樞密院言將校軍頭十將各轉補者委  
本將體量不掩眼試五次二十步見若一次不同減五

步掩一眼再試但兩眼共見二十步或一眼全不見二十步仍試上下馬如無病切弓射五斗弩踏一石五斗槍刀標牌手各不至生疎竝與轉補卽有病切或精神尪悴或將校年六十九或經轉補後犯姦盜賊罪情罪重以上雖該降竝隔下奏聽旨如差出者勾赴本將體量在別州者報所在州體量排連長行充承局押官者先取年五十五以下有兩次以上戰功人填闕六人更取一名餘取年四十以下武藝高疆無病切人試兩眼各五次二十步見者選拍內步軍以闕六分爲率先取弓手一分次取弩手三分次取槍牌刀手二分更有零分者依六分爲率資次取揀周而復始長行犯徒經決及二年或軍人因犯移配杖罪經三年徒罪經四年或已升揀軍分又經一年各無過犯竝聽排連不應克軍人已投狀後審會取放逐便雖未給公憑其請給差使竝罷有違犯加凡人二等不應克軍人於法許逐便者竝追納元請投軍例物訖報合屬去處給公憑放逐便如非品官之家無例物回納願依舊克軍者聽從之三月禮部言檢會故事臣僚申請諸州軍府管押進奉衙校等祖宗以來竝加散官自更官制階散竝罷旣罷階散若與轉資似屬太優欲每轉一資支賜絹一疋如

一名管押兩處只許就一處支給或一州一軍差二人同押亦共與上件支賜若一員官兩處進奉只隨本官合推恩處從一支給今押進奉皇帝登寶位禮物銜杖等欲依故例施行並從之宣和七年十一月南郊制應軍員送軍頭司未得與差遣者如後來別無過犯却與差遣應廂軍人員補職及十五年未經遷補者令所屬保明聞奏應禁軍廂軍因一犯濫情重不得補克人員及遞遷資給者若經斷及五年不會再犯及不會犯賊委所在候排連日審實特與不礙遷補建炎紹興之間排連轉員屢嘗損益而大率因於舊制乾道六年主管

待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言本司諸兵將官有關自來擇衆所推者不以次序上聞升遷比年湏自訓練官克準備將準備將及二年升副將副將及二年升正將正將及三年升統領官再及三年升統制官竊恐無以激揚士氣請今後兵將官有關不以年爲限許本司銓量人材瞻勇服衆上聞補用詔從其請此誠砥礪兵將之良法也嘉定中樞密院言諸軍轉員遷補務在均一如內諸班直循舊格排連積習既久往往超躡升轉後名及居前列高下不倫甚失公平之意今參酌前後例格均次資序其一曰內殿直左第一班副都知轉東西班

西第二都知內殿直左第二班副都知轉散直左班都  
知其二曰散員左第二班副都知升內殿直左第一班  
副都知散員右第一班副都知升內殿直左第一班副  
都知其三曰散員右第一班副都知升內殿直右第一  
班副都知散員左第二班副都知升內殿直右第二班  
副都知其四曰散指揮左第一班副都知升散員左第  
一班副都知散指揮右第一班副都知升散員右第一  
班副都知其五曰散指揮左第二班副都知升散員左  
第二班副都知散指揮右第三班副都知升右第二班  
副都知其六曰散都頭左班副都知升散指揮左第一

班副都知散都頭右班副都知升散指揮右第一班副  
知其七曰散祗候左班副都知升散指揮左第一班副  
都知散祗候右班副都知升散指揮右第二班副都知  
其八曰內殿直左第一班押班遷轉東西班西第一班  
副都知內殿直右第一班押班轉東西班西第三班副  
都知以上各係升四名外御龍直御龍左第一直十將  
轉御龍弓箭直副都頭御龍直右第一直十將轉御龍  
弩直副都頭御龍弩直左第一直十將升御龍左  
第一直十將御龍弩直左第一直十將升御龍弓箭左  
第三直十將係各升六名於是超躡積習之弊盡革而

爲定制焉淳祐十一年御史臺條奏軍功賞格違法之弊在法邊戍獲捷奇功暴露撤戍者制閫軍師舉奏授官必其人身親行陣有戰禦功今自守闕進勇副尉至承信郎承節郎者其弊尤多迺以奉權要酬私恩或轉售於人方等第功賞之初卽竄名其中朝廷審核動涉歲年已無稽考甚至承受廳吏厮卒之流足跡未嘗出都門而沾親冒矢石往來軍旅之恩授以名器請申嚴師闔令立功人親授告身庶革冒濫寶祐五年樞密院言應從軍職事必立戰功并隊伍中人曾經拍試武藝若訓練官以逝而升者或年限未及仍帶權字俟年及

萬升正統制此定法也近年任子雜流冒授者纔無差

遣便請從軍繇統領至總管曾幾何時超躡而進甫得總管却耻軍職輒稱私計不便或托父母老疾巧計離軍又以筋力未衰求差正任甚非法意至咸淳中大將若呂文德夏貴孫虎臣范文虎輩矜功怙寵慢上殘下行伍功賞視爲已物私其族姻故舊俾戰士身膏於草莽而姦人坐竊其勲爵矣

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癯老至於諸州禁廂軍亦皆戍更隸州者曰駐泊戍蜀將校不遣都虞侯當行者

易管他營凡屯駐將校帶遙郡者以客禮見長吏餘如  
屯駐將校凡駐泊軍若捍禦邊寇卽總管鈐轄共議州  
長吏等毋預事涉本城并屯駐在城兵馬卽知州都監  
監押同領若州與駐泊事相關者公牒交報凡戍更有  
程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荆湖川峽廣南東  
路三年廣南西路二年陝西城砦巡檢并將領下兵半  
年景祐元年詔若聞陝西戍卒多爲大將選置麾下及  
偏裨臨陣鮮得精銳自隨自今以全軍隸逐將毋得選  
占三年詔廣桂荆潭鼎澧六州各置雄畧一營與歸遠  
軍更戍嶺外康定元年頒銅符木契傳信牌銅符上篆  
刻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爲飾而中分之右符伍左  
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五右旁爲四竅合可勘合又以篆  
文相向側刻十干字爲號一甲巳二乙庚三丙辛四丁  
壬五戊癸左符刻十干半字右符止刻甲巳等兩半字  
右五符留京師左符峯總管鈐轄知州軍官高者掌之  
凡發兵樞密院下符一至五周而復始指揮三三曰人至  
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已上用雙虎豹符樞密  
院下符以右符第一爲始內匣中緘印之命使者齎宣  
同下云下第一符發兵與使者復緘右符以還仍疾置  
聞所在籍下符資次日月及兵數毋得付所司其木契

上下題某處契中剖之上三枚中爲魚形題一二三下  
一枚中刻空魚令可勘合左旁題云左魚合右旁題云  
右魚合上三枚留總管鈐轄官高者掌之下一枚付諸  
州軍城砦主掌之總管鈐轄發兵馬百人已上先發上  
契第一枚貯以韋囊緘印之遣指揮齎牒同往所在驗  
下契與上契合卽發兵復緘上契以還仍報總管鈐轄  
其發第二第三契亦如之掌契官籍發契資次日月及  
兵數以爲驗傳信牌中爲池槽藏筆墨紙今主將掌之  
每臨陣傳命書紙內牌中持報兵官復書事宜內牌中  
而還主將密以字爲號驗毋得漏泄軍中事呂夷簡言

自元昊反被邊城砦各爲自守計萬一賊有奔衝卽開  
輔驚擾雖夏竦等屯永興其實兵少自永興距鄜延環  
慶諸路皆數百里設有急緩內外不能相救請募勇敢  
士三萬訓以武技分置十隊以有謀勇者三人將之分  
營永興西寇至則舉烽相應或乘勢討擊進退不以地  
分竝受夏竦等節制詔從之初趙元昊反以夏竦陳執  
中知永興軍節度陝西諸軍久之無功乃析秦鳳涇原  
環慶鄜延爲四路以秦渭慶延知州分領本路馬步軍  
是歲罷銅符木契詔曰陝西屯重兵罄本路租稅益以  
內庫錢帛并西川歲輸而軍儲猶不足宜度隙地爲營



田務四路總管轉運悉兼領使慶曆二年詔已發士三萬戍永興委總管司部分閱教歲以八月遣萬五千人戍涇原儀渭州鎮戎軍十二月以萬五千人代至二月無警卽還歲以爲常葛懷敏等喪師命范仲淹韓琦龐籍復統四路軍期中覆不及者以便宜從事四年夏人已納款乃罷四月帝謂輔臣曰湖廣擊蠻吏士方夏瘴熱而罹疾者衆宜遣醫件爲診視六年詔騎軍以盛夏出戍馬多道死自今以八月至二月遣發又詔廣南方春瘴癘戍兵在邊者權休善地其自嶺外戍回軍士予休兩月李昭亮上言舊制調發諸軍先引見試以戰陣

遷補校長今或不暇試戰陣請選疆壯有武技者每十人引見轉資後遣詔可時契丹使來議關南地朝廷經制河北武備議者欲增兵屯程琳自大名府徙安撫陝西上言曰河朔地方數千里連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邊數有警官軍雖衆罕有成功蓋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交錯非便況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真定府路其勢倒置請以河朔兵爲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爲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爲一路合兵

八萬人其駐泊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卽成部分天子下其章判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二路當內外之衝萬一有警各藉重兵控守要害迭爲應援若合爲一則兵柄大重減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州又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鹵地形沮如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賊踐徑萬一有警可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北京爲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瀘懷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爲北京路四路各置都監加管副都總管一人鈐轄二人都監四人平時祇以河北安撫使總制諸路有警卽北京置四路行營都總管擇嘗任兩府重臣爲之議未決竦入爲樞密使賈昌朝判大名府復命規度昌朝請如竦議惟保州沿邊巡檢并雄霸滄州界河二司兵馬國初以來拓邊最號彊勁今未有所隸請立沿邊巡檢司隸定州路界河司隸高陽關路於是下詔分河北兵爲四路北京瀘懷衛德博濱棣州通利保順軍合爲大名府路瀘莫雄霸貝冀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爲高陽關路鎮邢洺相趙磁州合爲真定府路保深祁州北平廣信安肅順安永寧軍合爲定州路凡兵屯將

領悉如其議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真定府爲一  
高陽關大名府爲一朝廷以更寘甫新不報詔四路兵  
依陝西遣部將往來按閱又詔自今兵戍回揀捧日龍  
衛天武神衛等軍皇祐元年發禁兵十指揮戍京東以  
歲饑備盜詔陝西邊警旣息土兵可備守禦東軍屯戍  
者徒內郡以省餉饋二年詔如聞河北諸屯將校有老  
疾廢事而不知退有善部勒著勞效而不得進帥臣監  
司審察密以名聞四年詔戍兵歲滿有司按籍遠者前  
二月近者前一月遣代戍還本營聽休五月又詔廣西  
戍兵及二年而未得代者罷歸鈐轄司以土兵歲一代  
之自儼智高之亂戍兵踰二萬四千至是聽還而令土  
兵代戍至和元年詔陳許鄭滑曹州各屯禁兵三千嘉  
祐五年用賈昌朝奏京北路置都監三人駐劄許蔡鄭  
州分督近畿屯兵七年詔陝西土兵番戍者毋出本路  
治平二年發兵指揮二十分戍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仍  
遣官專掌訓練三年詔員僚直龍衛毋出戍神衛嘗留  
十指揮在營又詔頃以東兵戍嶺南冒犯瘴癘得還者  
十無五六自今歲滿以江淮教閱忠節威果代之神宗  
嗣位軍政多所更革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  
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

邊無橫費疆本弱未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  
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  
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昔時  
其勢如倒植浮圖朕亦每以此爲念也三年詔諸路戍  
兵畸零不成部伍致乖紀律或互遣郡兵更相往來道  
路艱梗宜悉罷之易以上畚全軍或就糧兵爲戍當遣  
者竝隸總管司以詔令從事舊制河北軍馬不出戍帝  
慮其驕惰五年始命河北河東兵更戍減其一歲以優  
之其年詔徙河州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追  
召易集可省極邊軍儲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  
議徙軍於內郡以弓箭手代之冀省邊費九年詔京師  
兵先留十萬餘以備四方屯戍數甚減少自今戍兵非  
應發京師者勿遣其後言者屢請損河北冗兵詔立額  
止留禁兵七萬而京東增置武衛軍四十二營訓練精  
銳皆以分隸河北而以三千人散戍東南杭楊江寧諸  
州以備盜賊嶺外惟廣韶南雄州常有戍兵千人桂林  
以瘴癘間徙軍於全永元豐中或請遣陝西路騎軍五  
七百戍桂林者詔遣在京軍馬以戍之元祐元年六月  
右諫議大夫孫覺言將兵之禁宜可少解而責所在守  
臣興州郡兵官可令乘時廣行召募稍補前日之額循

祖宗之法使屯駐三邊及川廣福建諸道州軍往潤道路足以服習勞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其勞佚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輪戍他路河北輪近裏一將赴河東府界諸路逐將與不隸將兵並更互差撥出戍別路赴三路者差全將或半將餘路聽全指揮分差仍不過半將十月樞密院言東南一十三將自團將以來未曾均定出戍路分及不隸將兵內有出戍窠名數少所管指揮數多去處未得均當欲除廣南東西兩路駐劄三將只克本路守禦差使虔州第六將全永州第九將準備廣南東西路緩急勾抽策應並不差戍他路外餘八將及不隸將兵依均定路分都鈐轄司駐泊分擘差使內將兵不隸將兵路分却於自京差撥步軍前去補戍候將兵回日却行勾抽從之十二月廣西經畧安撫使都鈐轄司言乞開  
宜融欽廉州係將不係將馬步軍輪差赴邕州極邊水土惡弱砦鎮監柵及巡防并都同巡檢等處並乞依邕州條例一年一替其餘諸州差徃邕州永平古萬太平橫山遷隆砦鎮及左右江溪洞巡檢并欽州如昔峒駐劄抵棹砦並二年一替其諸州巡檢下一年一替從之二年河東經畧安撫使曾布言河外上番四將每將內抽減步軍赴嵐石州分擘沿河等處

差使代開封府界等五將兵馬歸營及赴岢嵐火山軍  
駐劄代東兵兩指揮赴太原府就食從之是月樞密院  
言昨爲熙河蘭會路戍兵數多尋以年滿二千餘人節  
次抽減歸營兼本路卽日見管戍兵比額尚多一千三  
百餘人今朝旨令熙河蘭會路都總管司遇本路緩急  
闕人許於秦鳳路勾抽一將應副緣本路卽日事宜慮  
向秋闕人防守欲熙河蘭會路都總管司遇本路緩急  
闕人聽全勾抽秦鳳路九將應副差使從京東差步軍  
五指揮赴永興軍商號州權駐劄以備秦鳳路勾抽從  
之紹聖四年樞密院備呂惠卿所言比緣邊謀報西界

點集本路叛卒見闕守禦人兵兼土兵未填闕額并募

兵弓箭手比元豐元年少二千二百有餘東兵馬步軍  
比元豐四年七年少十六指揮乞於東兵步人內差撥  
一十六指揮添助防守兼本路自去歲及差過軍馬三  
十六指揮比之他路已是倍多卽今戍兵二萬六千餘  
人比之元豐四年人數亦不至闕少自可那融使喚詔  
鄜延路都總管司詳此照會如遇賊兵犯塞或本路舉  
兵委是闕人其年滿人指揮兵級令相度事宜權留三  
兩月候事宜稍息遣還是月詔河東路總管司那融替  
換上番兵馬無令戍邊日久致有勞弊如無人替換候

春月事宜稍息卽先後上番四將抽減一審兵馬歸營  
元符二年閏九月遣秦鳳戍兵十指揮應副熙河新邊  
戍守十一月以呂惠卿奏減鄜延戍兵五十指揮三年  
八月詔遣虎翼軍六千戍熙河路令代蕃兵及弓箭手  
還家休息十二月詔邊帥減額外戍兵崇寧四年詔廣  
南瘴癘之鄉東西雖殊氣候無異西路戍兵二年一代  
而東路獨限三年代不如期有隕於瘴癘者朕甚惻然  
其東路亦令二年一替前期半年差人如違以違制論  
大觀二年六月詔陝西諸路自罷兵以來數年于此兵  
未曾徹蓋緣邊將怯懦坐費邊儲戍卒勞苦可除新邊  
的確人外餘並依元豐罷邊事日戍額人數外餘並直  
抽歸營有司不得占吝如違以違制論又詔東南除見  
兵額外帥府別屯二千人望郡一千人帥府置奉錢五  
百一指揮以威捷爲名望郡奉錢四百一指揮以威勝  
爲名帥府三指揮望郡一指揮各奉錢三百以全捷爲  
名並以步軍五百人爲額三年六月詔國家承平百五  
十年東南一方地大人衆已見兵寡勢弱非持久之道  
可除見今兵額外帥府別屯兵士二千人望郡一千人  
宣和二年詔河北軍馬與陝西河東更戍三年正月詔  
河北軍馬與陝西河東更戍非元豐法遂罷其令應拖

後人竝與免罪依舊收管閏五月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童貫奏勘會江南東路兩浙東西路各有東南一將平日未嘗訓練武藝臨敵必誤驅策昨睦寇初發天兵未到已前遣令上項將兵捕賊遂致敗衄亡失軍兵甚多今睦賊討平之後脅從叛亡者方始還業非增戍兵鎮遏無以潛消兇暴臣今擬留戍兵二萬五千五百七十八人分置江南東路兩浙東西路州軍防把一年滿替出軍一次依平蠻故事每月別給錢三百歲給鞋錢一千其兵竝隸本路安撫司統轄訓練詔從之是年權知婺州楊應誠奏凡屯戍將兵瀆隸守臣使兵民之任歸一則號令不二然後可以立事詔從之續有旨改從舊制四年臣僚言東軍遠戍四川皆京師及府界有武藝無過之人既至川路分屯散處多不成隊而差使無時委致勞弊蓋四川土兵既有詔不得差使則其役併著東軍實爲偏重若令四川應有土兵禁軍與東軍一同差使不惟勞逸得均抑亦不失熙豐置東軍彈壓蜀人兼備蠻寇之意詔本路鈐轄轉運兩司公同相度利害以聞五年制置所奏江浙增屯戍兵相度節鎮增添兩指揮處餘州各一指揮各不隸將內兩指揮處將一指揮以威果爲名一指揮以全捷爲名餘州竝以威果



爲名從之七年三月詔廣南東西路地遠山險盜賊間有竊發內郡戍兵往彼屯守多緣瘴癘疾病不任捕盜又不諳知山川道里林壑曲折故盜不能禁可令每巡檢下招置土人健勇輕捷者參戍兵之半互相關防易於擒捕令樞密院行之靖康元年四月以种師道爲太尉依前鎮洮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宣撫使後加同知樞密院事時師道駐軍滑州實無兵從行請合山東陝西京畿兵屯於青滄滑衛河陽預爲防秋之計徐處仁等謂金人重載甫還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費示之以弱議格不行七月河北東路宣撫使李綱奏臣兩具論以七月七日指揮止諸路防秋之兵爲不可必蒙聖察今宣撫司旣無兵可差不知朝廷旣止諸路防秋之兵將何應副兼遠方人兵各已在路又已借請數月本路漕司州縣又已預備半年百日之糧今一放散皆成虛費而實要兵用處無可摘那深恐誤國大計詔依所奏紹興之初群盜四起有若岳飛劉光世諸大將領兵尤重隨宜調發屯泊要害控制捍蔽是亦權宜之利矣厥後樞府帥臣屢言久戍之弊甚者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更尤可閔念蓋出戍者皆已老瘁而諸州所留類皆少壯及工匠三司多以坐甲爲名占留違制有終身未嘗

一日戍者於是命帥臣鈐轄司置諸州尺籍定其姓名  
依期更戍帥臣又言有如貴溪戍兵三月一更繇貴溪  
至池州往反一千五百里卽是一月在途徒有勞費願  
以一年終更今攷紹興間邊境弗靖故以大軍屯戍而  
踐更之期近者三月遠者三年逮和議旣成諸軍移屯  
者漸歸營矣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之法沿河備禦亦  
倚重焉乾道淳熙紹熙之際一導其制開禧初復議用  
兵駐劄諸兵始復移屯和議再成邊地一二要郡雖循  
舊貫其諸駐劄更戍之法不講而常屯之兵益多逮夫  
端平破川蜀咸淳失襄樊裂淮甸疆宇蹙而兵法壞矣  
將賈降庸大秉鉞間有圖國忘死之士則遙制于權  
移屯更戍靡有定方於是戍卒疲於奔命不戰而斃者  
衆矣至若將校之部曲諸軍之名號士卒之衆寡詳列  
于屯駐者茲不重錄云

宋史卷一百九十六終

宋史卷一百九十七

兵志第一百五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兵十一 器甲之制

器甲之制其工署則有南北作坊院有弓弩院諸州皆有作坊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課南北作院歲造塗金春鐵甲等凡參萬二千弓弩院歲造角靶弓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黃樺黑漆弓弩等凡六百二十餘

萬又南北作坊及諸州別造兵幕甲袋校衫等什物以備軍行之用京師所造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視置五庫以貯之嘗令試牀子弩於郊外天及七百步又令別造步弩以試戎具精緻犀利近代未有開寶三年五月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寄掌本軍之司俟出征則陳牒以請品官準法聽得置隨身器械時兵部令史馮繼昇等進火箭法命試驗且賜衣物束帛淳化二年申明不得私蓄兵器之禁至道二年二月詔先造光明細鋼甲以給士卒者初無襯裏宜以細裏之俾擐者不磨傷肌體咸平元年六月御前忠佐石歸宋獻木羽弩箭箭裁尺餘而所激甚遠中鎧甲則斨去而鏃存牢不可拔詔增歸宋月奉且補其子爲東西班侍三年四月神騎副兵馬使焦偓獻盤鐵槩重十五斤令偓試之馬上往復如飛命遷本軍使八月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所製火箭火毬火蒺藜造船務匠項綰等獻海戰船式各賜緡錢先是相國寺僧法山本洛州人彊姓其族百口悉爲戎人所掠至是願還俗隸軍伍以効死力且獻鐵輪撥渾重三十斤首尾有刃爲馬上格戰具詔補外殿直五年知寧化軍劉永錫製手砲以獻詔沿邊造之以充用六年十

月給軍中傳信牌其制漆木爲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書復命因冀州團練使石普之請也仁宗時天下久不用兵天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之半是歲詔作坊造鐵槍一萬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鎮戎軍六年詔外器甲久不繕先遣使分詣諸路關視脩治之景祐二年罷秦州造輸京師弓弩三年詔廣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并劾人並以私有禁兵律論先是嶺南爲盜者多持博刀杖罪輕不能禁轉運使以爲高故著是令四年詔作坊製松子槍柵槍各五萬康定元年四月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防城弓手又詔河東疆壯弩者聽自置戶四等以下官給之八月詔陝西製柳木旁牌慶曆元年知州楊偕遣曲陽縣主簿楊拯獻龍虎八陣圖及所製神盾劈陣刀手刀鐵連槌鐵簡且言龍虎八陣圖有奇有正有進有止遠則射近則擊以刀盾彼蕃騎雖衆見神盾之異必遽奔潰然後以驍騎夾擊無不勝者歷代用兵未有經慮及此帝閱于崇政殿降詔獎諭其後言者以爲其器重大緩急難用云二年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各置都

作院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五年詔諸路所儲兵械悉報三司三司歲具湏知以聞仍約爲程式預頒之八年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許者限一月送官敢匿聽人告捕皇祐元年御崇政殿閱知澧州供備庫副使宋守信所獻衝陣無敵流星弩拒馬皮竹牌火鎌石火綱三刃黑漆順水山字鐵甲野戰拒馬刀弩砦脚車衝陣劔輪無敵車大風翎弩箭八種四年河北河東陝西都總管司言郭諮所造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軍陣之用詔召弩院如樣製之除詔爲鄜延路鈐轄許置弩五百募土民教之旣成經畧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轅弩軍五年荆南兵馬鈐轄王遂上臨陣枵槍至和元年詔河北河東陝西路每歲夏驟器甲有損斷者悉令完備如復閱視有不堪用者知州通判并主兵官竝貶秩嘉祐四年詔京師所製軍器多不鋒利其選朝臣各一員揀試之七年詔江西制置賊盜司在所有私造兵甲匠竝籍姓名若再犯者并妻子徙淮南熙寧元年始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閤門使李評料簡弓弩而增脩之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實李宏所獻蓋弩類也以麋爲身檀爲梢鐵爲韜子槍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

扎絲爲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帝閱而善之於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器分三等以聞又詔內庫凡器甲擇其良若干條上四年詔諸路遣官詣州分庫藏甲兵器爲三等如沿邊三路而川峽不與五年帝匣斬馬刀以示蔡挺挺謂製作精而操擊便乃命中人領工造數萬口賜邊臣鐔長尺餘刃三尺餘首爲大環是歲詔權三司度支副使沈起詳定軍器制度起以爲一已之見有限宜令在京及三路主兵官監官工匠審度法度所宜庶可傳久詔從之

時帝欲利戎器而患有司以簡王雋上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稱技巧工一此獨精於元成之時是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乃今外禦邊患內虞盜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克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爲備者至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貴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夫爲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攘內脩未見其可也儻欲弛武備示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枲筋膠角羽之材皆民力也無故聚工以毀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

欽數州之作聚爲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擇知之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爲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弓尚有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此可見法禁之張弛矣夫祇雋爲此言以迎逢上意欲妄更舊制也六年始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屬有丞有主簿有管當公事先是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多於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軍器監奏以利害頒諸路作院爲式是年冬以騎兵據大鞞不便野戰始製小鞞皮鞞木鞞長於回旋馬射得以神驟且選邊人習騎者分隸諸軍時周士隆上書論廣西交趾事請爲車以禦象喙文彥博非之安石以爲自前代至本朝南方數以象毘中國士隆策宜可周因論自古車戰法甚辯請以時相當試以觀其孰利帝亦謂北邊地平可用車爲營乃詔試車法令沿河採車材三千兩軍器監定法式造車以進七年判監呂惠卿言其所上弓式及其他兵器制度下殿前馬步三司令定奪去取而逐司不過取責軍校文狀以聞非獨持其舊說



不肯更張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臣於朝廷已  
行之令非敢言改乞就一司同議帝乃遣管軍郝質赴  
監定奪皆曰便時軍器監製器不一材用滋耗於是詔  
不以常制選官馳往州縣根括牛皮角筋能令數羨次  
第加獎是歲始造箭曰狼牙曰鴨嘴曰出尖四楞曰一  
插刃鑿子凡四種推行之八年詔河北拒馬或多以竹  
爲之不足當敵令軍器監造三萬具赴北京澶定州又  
令計河北所少兵器製造其不急者毋得妄費材力又  
詔民戶馬死舊不以報官者並報輸皮筋以克用帝慮  
置監未有實効而虛用材役詔中書樞密院覈實其事  
令條畫以聞軍器監奏置監以來增造兵器若干爲工  
若干視前器增而工省帝復詰之且令與御前工作所  
較工孰省驗器孰良王韶謂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且  
往年軍器監檢察內臣折剝弓弩隙由此生今令內臣  
較按軍器監又如曩日相傾無已帝曰比累累說軍器  
監事若不較見事實卽中外便以爲聽小臣譖愬今令  
得實行法所以明曲直也安石曰誠當如此若每事分  
別曲直明其信誕使功罪不蔽則天下之治久矣王韶  
曰軍器監事不須比較帝曰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  
石曰朝廷治事唯欲直而已其後安石卒以辯口解帝

之疑而軍器監獲免欺冒之罪冬十月軍器監欲下河東等路采市曲木爲鞍橋帝以勞民費財不許是時河東陝西廣南帥臣邀功不已請增給兵器帝各令給與之至是有乞以耕牛博買器甲者元豐元年冬鄜延路經畧使呂惠卿乞給新樣刀軍器監欲下江浙福建路製造帝不許給以內南庫短刃刀五萬五千口二年御批有曰河東路見運物材於緣邊造軍器顯爲迂費張皇可令軍器監速罷之三年吉州奏奉詔市箭筈三十萬非土地所產且民間不素蓄乞豫給緡錢期以一年和市從之時西邊用兵久不解四年春陝西轉運使李稷奏本道九軍什物之外一皆無之乞於永興軍庫以餘財立法營辦七月涇原路奏脩渭州城畢而防城戰具寡少乞給三弓八牛床子弩一槍三劍箭各欲依法式製造詔圖樣給之五年七月鄜延路計議邊事所奏乞緡錢百萬工匠千人鐵生熟五萬斤牛馬皮萬張造軍器並給之八月詔令沈括以劈陣大斧五千選給西邊諸將十一月陝西轉運使李察言本路都作院五宜各委監司提舉從之六年二月詔熙河路守具有關給種三千領牛皮萬張運送之八月從環慶路趙高之請以神臂弓一千箭十萬給之未幾賜蘭會路藥箭二十

五萬七年陝西轉運副使葉康直言秦鳳路軍器見闕  
名物計四百三十餘萬使一一爲之非十餘年可就乞  
自京給賜詔量給之帝性儉約有司造將官皮甲欲以  
生絲染紅代鞞牛尾爲瀝水帝惜之代以他毛於一弓  
一矢一甲一牌之用無不盡心焉弓曰闔閃促張弓罷  
長鞘舊法矢曰減指箭牌以欒竹穿皮爲之以易桐木  
牌改素鐵甲爲編挨甲其法精密乃劉昌祚尹抃闔守  
懃等所定制云八年十月詔內外所造軍器以見餘  
物材工匠造之兵匠民工卽罷遣之元祐元年詔三路  
旣罷保甲團教其器甲各送官收貯勿得以破損拘民  
整治八月詔太僕少卿高遵惠會工部及軍器監內外  
作坊及諸州都作院工器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爲歲課  
務得中道他非要切並權住勿造於是數年之間督責  
少弛紹聖三年有司言州郡兵備全爲虛文恐緩急不  
足備禦請稍推行熙寧之詔常令封樁排槩依雜隊法  
從之元符元年詔江湖淮浙六路合造神臂弓三千箭  
三十萬二年臣僚奏乞增造神臂弓於是軍器監所造  
歲益千餘弓是歲詔河北沿邊州城壁樓櫓器械各務  
脩治有不治者罪之先是二廣路土丁令依熙寧指揮  
脩置器械三年知端州蕭剋上疏極言傷財害民其弊

非一乞住買槍手器械疏奏不報崇寧初臣僚爭言元祐以來因循弛廢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都作院創造脩治官吏攷察一如熙寧時矣時有詔造五十將器械從工部請令內外共造由是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器所之名立焉初從邢恕之議下令創造兵車數十乘買牛以駕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且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姦吏旁緣而因爲民害者深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言兵車之式若用許彥圭所定則車大而費倍若依往年二十將舊式則輕小易用且可省費詔卒以許彥圭式行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由正塗故車可行而敵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若駐軍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一被追襲遂非已有臣屢觀戎馬之間雖糧糗衣服器械不能爲用況於車乎臣聞此車之造許彥圭因姚麟以進其說朝廷以麟熟於邊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其車比於常法闊六七寸運不合轍東來兵夫牽輓不行以致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棄車而逃者徃徃而是夫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旣成又難運致則

爲諸路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彥圭但圖一官之得不  
知有誤於國此而不誅何以懲後今乞便行罷造已造  
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元豐之時河  
北河東路軍器每季終委逐路職司更互攷察元祐罷  
之四年因工部之請復行之大觀二年手詔曰前東南  
備禦指揮深慮監郡縣吏急切者依法害民廢職者慢  
令失事如築城壁造軍器收戰馬習水戰之類竝可量  
度工力計以歲月漸次興作每得急遽科歛及差顧百  
姓使急不擾民緩不廢事然後爲稱尋詔限十年一切  
畢上四月罷黎雅等州赤黿牛尾慮爲民害八月提舉

御前軍器所奏乞如崇寧五年指揮下諸路買牛角四  
十萬隻筋十萬斤從之政和二年二月詔諸路州郡造  
軍器有不用熙寧法式者有司議罰具爲令六月又詔  
竝用御前軍器所降法式前二月指揮勿行三年詔馬  
甲曩用黑縣漆今易以朱是歲姚古奏更定軍器曩時  
甲二副今拆造三副曩時手刀太重今皆令輕便易用  
曩時神臂弓礮二石三斗今礮一石四斗從之悉下諸  
路改造六年軍器少監鄧之綱奏國家諸路爲將一百  
三十有一訓練士卒各給軍器以備不虞惟河北諸將  
軍器乃熙豐時造精利牢固冠於諸路臣恐歲久因循

多致損弊乞自河北陝西路爲首令諸路一新戎器仰稱陛下追述先志儲戎器壯國威之意從之七年之綱三上奏一言脩武庫二言整軍器大省國用詔升之綱爲大監又遷一官時宇文粹中賜對崇政殿奏武庫事因奏武庫有祖宗所御軍器十餘色乞編入鹵簿圖志遇郊兵重禮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且示不忘創業艱難意是年御筆以武庫當脩軍器近一億萬其中箭鏃五千餘萬用平時工料湏七十年餘然後可畢於是令鄧之綱分給沿流作院限三年脩之而權住三年上供軍器八年以之綱奏諸路歲起上供料買分數特免三年綱發然自時厥後申明郡縣牛皮角筋之禁紛爲受害者之綱之請也宣和元年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鄭濟奏本路惟潭邵二州各有年額製造軍器今年製造以足躬親試驗並依法式不誤施用詔加旌賞以爲諸路之勸然自是歲督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不己而較數嘗闕繕脩無虛歲而每稱弊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而馴致靖康之禍矣靖康初兵仗皆闕詔書屢下嚴立賞刑而卒亦無補時通判河陽權州事張旂奏曰河陽自今春以來累有軍馬經過軍士舉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類於市肆

博易熟食名爲寄頓其實棄遺避逃征役拘收三日間  
得器械四千二百餘物此乃太原援師尚且棄捐器甲  
則他路軍馬亭勢可知宜諭民首納免貽他患帝善旂  
奏賞以一官初御前軍器監軍器所萬全軍匠以三千  
七百爲額東西作坊工匠以五千爲額紹興初役兵纔  
千人久之增至五千六百餘又於諸道增二千九百餘  
本券外復增給日錢百七十月米七斗半於是內庫累  
歲兵械山積而諸軍悉除戎器三十六年詔工匠宜減  
免江浙福建諸州物料悉蠲之有司奏物料減三之一  
工匠二千雜役兵五百爲額舊軍器所得專達建炎中  
嘗以關官董懋提舉尋罷之紹興五年隸工部復以中  
人典領三十年工部言非祖宗建官意詔依條檢察孝  
宗受禪增提點官一員御史力論其不可復隸工部焉  
時造車之制渡江後東南地多沮洳險隘不以車爲主  
宗澤李綱有戰車法王大智獻車式皆不復用而屬意  
甲冑弧矢之利矣建炎初上諭宰執曰方今戰士無慮  
三十萬若皆被堅執銳加以弧矢之利雖疆敵無足畏  
也造弓必用良工善價紹興三年提舉製造軍器所言  
以七十工造全裝甲一又長齊頭甲每一甲用工百四  
十一短齊頭甲用工七十四乞以本所全裝甲爲定式

席益言諸州造馬蝗弩不若令造弓詔並改造弓弩內  
馬蝗弩改手射弓紹興四年軍器所言得旨依御降式  
造甲緣甲之式有四等甲葉千八百二十五表裏磨銍  
內披膊葉五百四每葉重二錢六分又甲身葉三百三  
十二每葉重四錢七分又腰裙鴨尾葉六百七十九每  
葉重四錢五分又兜鍪葉三百一十每葉重二錢五  
分并兜鍪一孟子眉子共一斤一兩皮線結頭等重五  
斤十二兩五錢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兩若  
甲葉一一依元領分兩如重輕差殊即棄不用虛費工  
材乞以新式甲葉分兩輕重通融全裝共四十五斤至  
五十斤止詔勿過五十斤三十二年詔江東安撫司造  
木弩五千箭五十萬隆興元年御降木羽弩箭式每路  
依式製箭百萬淳熙九年衢州守臣製到木鶴背弩二  
千箭十萬又湖北京西造納無羽箭上曰箭不用羽可  
謂精巧其屋藏之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乃韓世  
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敵騎衝突其發可至百步  
其勁可穿重甲最爲利器往歲調發弓不免損失存者  
歲久亦漸弛壞今考諸軍見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  
人合用兩弓一弓一日上教一弓備出戰合用弓萬七  
千六百八十有四僅存六千五百七十有四餘皆不堪



施教乞下鎮江都統司足其額十五年工部侍郎李昌圖言弓矢之利貴於便疾神臂弓斗力及遠屢獲其用後又造神勁弓及遠雖在神臂弓上軍中多言其發遲每神臂三矢而神勁方能一發若臨敵之際便疾反出神臂上下曰平原曠野宜用神勁弓西蜀崇山峻嶺未知孰利詔金州都統司詳議以聞既而都統制吳挺奏神勁弓并彈子頭箭諸軍用之誠便疾神臂不及也詔從其便楚州兵馬鈐轄言弩之力勁者三十石次者十五石矢之鏃狀若鋏所發何啻數百步洞穿數人江上諸軍有弩式皆廢不脩詔兩淮荆襄沿邊城守各製二

千枝御前軍器所亦如之 紹熙而後日造器械數目山積開慶元年壽春府造隔筒木弩與常弩明牙發不同箭置筒內甚穩尤便夜中施發又造突火槍以鉅竹爲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砲聲遠聞百五十餘步咸淳九年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砲存觸類巧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爲破砲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十圍尺每二十條爲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楸梁垂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砲石雖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立名曰護陴籬

索是時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

宋史卷一百九十八

兵志第一百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駱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兵十二 馬政

國馬之政歷五代寢廢至宋而規制備具自建隆而後其官司之規廐牧之政與夫牧市之利牧地之數支配之等曰券馬曰省馬曰馬社曰括買沿革盛衰皆可得而考焉凡御馬之等三 入殿祗候六五匹別駕下四匹從駕一十四匹 給用之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九十八

兵志

一

等十有五曰棟中曰不得支使曰添價曰明信曰臣僚  
騎曰雲武騎曰天武龍猛曰龍直曰捧曰龍衛曰拱聖曰驍  
曰配軍曰雜吏曰馬鋪群號之字十有七  
曰水曰官曰吉曰天曰主曰三曰退曰左曰右  
曰與曰來曰萬曰小曰官曰退曰千曰立  
此撥之別八青之別二白之別一烏之別五赤之別五  
紫之別六駿之別十一楛白之別六驢之別八驕之別  
六駱之別五騅之別五輪之別八其官司之規則太祖  
駮勝之別六駿之別三驃之別七  
承前代之制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二使領  
之太平興國五年改飛龍為天廐坊雍熙四年改天廐  
為左右騏驎院左右天駟監四左右天廐坊二皆隸焉  
真宗咸平元年初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  
置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群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群牧  
司京朝官為判官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  
名鑄印以給之在外之監十有四大名曰大名洛州曰  
廣平衛州曰淇水並分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陽鄭州曰  
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陽澶州曰鎮寧邢州曰安  
國中牟曰淳澤許州曰單鎮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  
為群牧制置使又別置群牧使副都監增判官為二員  
凡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  
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諸監各置勾當官二員  
又置左右廐提點又置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  
監病馬又詔左右騏驎院諸坊監官並以三年為滿如

習知馬事願留者群牧司以聞而徙蒞他監焉其廐牧之政則自太祖置養馬務一葺舊務四以爲牧放之地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觀兵于幽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疋內阜克初始分置諸坊牧養之時殿直李諤坐贓監牧許州盜官菽馬多死并主吏斬於市又詔擇豐擴地置牧龍坊八以便牧養淳化二年十二月詔圉人取善馬數十疋於便殿設阜棧教以秣飼且以其法諭宰執仍頒于諸軍復以醫馬良方賜近臣嘗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疋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蕃蓄自足資軍用至是守倫復言諸坊牧馬萬疋歲當生駒四千今歲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職當嚴責罰若馬百疋歲得駒七十則加遷擢諸坊產駒卽籍以聞收放軍人當募少壯克役竝從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爲率死一分以三勾當官罰一月奉餘等第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疋兵校而下賞絹一疋當是時凡內外坊監及諸軍馬凡二十餘萬疋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坊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油藥糖九萬五千餘斤石諸州軍不預焉左右騏驎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

疋皆春季出就牧孟冬則別其羸病就棧阜養飼其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焉凡牧監之在河南北天禧後靈昌監爲河決所衝至乾興天聖間兵久不試言者多以爲牧馬費廣而亡補乃廢東平監以其地賦民五年廢單鎮監六年廢洛陽監於是河南諸監皆廢悉以馬送河北旣而詔取原武監馬赴京師移河北孳生馬牧於原武八年群牧司上言原武地廣而馬少請增牧數詔以淇水第二監四歲馬屬原武歲取河北孳生四歲馬分屬淇水第二并原武監移原武下等馬牧于靈昌鎮廢監仍隸原武九年詔諸監孳生駁馬四時遊牧勿復登廐明道元年議者謂自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詔遣左廂提點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鎮寧靈昌東平淳澤四監雖廢然其地猶牧本監并騏驥院馬洛陽單鎮去京師近罷之非便乃詔復二監以牧河北孳生馬景祐二年棟河北諸監馬一千九百牧於趙州界隸安陽監旣而詔廣平廢監留其一以趙州界牧馬復隸焉所餘一監毋毀廐舍四年復以原武第二監爲單鎮移于長葛縣以縣令都監兼領之二年詔院坊監馬歲留備用外餘爲兩群牧于咸豐門外牟馳岡凡牧養病馬估馬司騏驥院取病淺者送上監深

者送下監分十槽醫療之天聖六年詔以都監判官一人提舉八年言者謂上監去京城遠送病馬非便詔廢之以病淺馬分屬左右驥驥院六坊監季較拋死數歲終第賞罰更以驥驥院官迭往提舉明道二年復置上監易名天垆養無病馬病馬并屬下監景祐二年詔以牧養監馬團群牧于陳許州界鳳凰陂免耗芻菽歲以爲常治平二年詔院坊監馬之病不堪估賣者送淇水第一監別爲一群以牧養之凡馬之孳生則大名監洛衛相州七監多擇善種合牝牡爲群判官歲以十二月巡行坊監閱一歲駒點印第賞收兵諸軍收駒及二

歲卽送官天聖七年群牧司言舊制知州軍通判領群牧事歲終較馬死數及分已上并生駒不及四分並罰奉死數少生駒多卽奏第賞三歲部比以該賞者聞今請申明舊制通判始到官書所轄馬數歲一考之官滿較總數爲賞罰詔從之嘉祐八年群牧司言孳生七監每監歲定牝馬二千牡馬四百歲約生駒四百以爲定數治平二年詔諸監生駒滿三十月已上每歲點印選牡之良者送淇水第二監餘雜大馬悉送河南三監其淇水第二監馬候滿六十月給配諸監諸監牝馬滿三十月本監別立群牧放候滿五十月乃撥配他監凡

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  
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  
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諸  
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  
直外社衆復哀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籍民馬而市之以  
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詔馬唯  
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各市族諸蕃至  
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  
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  
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  
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  
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  
已太祖時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先是兩河之民入蕃  
界盜馬入中國官給其直時方留意撫綏詔禁之太平  
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正六年詔內屬戎人驅  
馬詣闕下者首領縣次續食且禁富民無得私市十二  
月詔蕃部鬻馬官取良而棄駑又禁其私市歲入數旣  
不克且無以懷遠人自今委長吏謹視馬之良駑駑卽  
印識之許民私市馬先是以銅錢給諸蕃馬直八年有

司言戎人得錢銷鑄爲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天禧中宰相向敏中言國馬倍於先朝廣費芻粟乃詔以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先是市馬以三歲已上十歲已下爲率天聖中詔市四歲已上十歲已下既而所市不足群牧司以爲言乃詔入券并省馬市三歲已上十二歲已下明年詔府州岢嵐軍自今省馬三歲四歲者不以等第五歲已上十二歲已下骨格良善行者悉許綱送估馬司餘并上京省馬並送并州揀馬司景祐元年御史中丞韓億言蕃部以馬抵永康軍中賣所得至少徒使羗人知蜀山川道路非計之得乃詔罷之

四年群牧司奏河北諸軍關馬請製等杖六付天雄軍真定府定瀛貝滄州市上生馬十二歲以下視等第給直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直自二萬五千四百五十至萬六千五百五十課自萬三千四百五十至八千九百五十九六等取備邊兵戶絕錢克直以第一等送京師餘就配諸軍康定初陝西用兵馬不足詔京畿京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馬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千至二千凡五等宰臣樞密使聽畜馬七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五尚書學士至知雜閤門使已上三升朝官閣門祇候已上一餘命官至諸司



職員寺觀主首皆一節度使至刺史殿前馬步軍都指揮至軍頭司散員副兵馬使皆勿括並邊七州軍免出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鬪者官給二年詔河北州軍置場市馬雖除等樣如聞所得不廣宜加增直第一等二萬八千第二等二萬六千第三等二萬四千第四等以下及牝馬即依舊直仍自第二等以下遞減一寸慶曆四年詔河北點印民間馬凡收市外見餘二萬七百除坊郭戶三等鄉村三等已上養飼如舊餘點印者悉集揀市五年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市馬于府州

寄嵐軍六年詔陝西河東社馬死者本

鬻錢以助馬

直至和元年詔蜀馬送京師道遠多病瘡自今以春秋冬部送陝西四路總管司二年脩陝西蕃馬驛群牧司每季檄沿路郡縣察視之邊州巡檢兵校聽自市馬官償其直又詔陝西轉運使司以銀十萬兩市馬于秦州歲以爲常嘉祐元年詔三司出絹三萬市馬于秦州以給河東軍五年薛向言秦州券馬至京師給直并路費一馬計錢數萬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給以解鹽交引即不耗度支縑錢其券馬姑在以來遠人歲可別得良馬八千以三千給沿邊軍騎五千入群牧司七年陝西提舉買馬監牧司奏舊制秦州蕃漢人月募得

良馬二百至京師給綵絹銀枕腰帶錦襖子蕃官回紇  
隱藏不引至者並以漢法論罪歲募及二千給賞物外  
蕃部補蕃官蕃官轉資回紇百姓加等給賞今原渭德  
順軍置場市馬請如秦州例施行詔從之先是詔議買  
馬利害吳奎等議於秦州古渭永寧砦及原州德順軍  
各令置場京師歲支銀四萬兩紬絹七萬五千疋克馬  
直不足以解鹽鈔并雜支錢給之詔行之八年宰臣韓  
琦言秦州永寧砦舊以鈔市馬自脩古渭砦在永寧之  
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  
萬蕩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罷古渭砦

中場蕃部馬至徑置于秦州治平元年許向請原渭州  
德順軍買馬官永興軍養馬務如原州德順軍并渭州  
同判三年爲任悉以所市馬多少爲殿最又言秦州山  
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順軍鎮戎軍鬻馬克豪商錢至秦  
州所償止得六百今請於原渭州德順軍官以鹽鈔博  
易使得輕齎至秦州易蜀貨以歸蜀商以所博鹽引至  
岐雍換監銀入蜀兩獲其便群牧司請如向言施行是  
歲詔河東陝西廣銳蕃落闕馬復置社買一馬官給錢  
三十千文之馬不至乃增置如慶曆詔書第二等三十  
五千第四等二十八千四年以成都府路歲輸紬絹三

萬給陝西監牧司自是蕃部馬至者衆官軍仰給焉先是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大抵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疋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疋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疋秦州券馬歲至萬五千疋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擇水草善地而標占之淳化景德間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不預焉歲久官失其籍界堠不明廢置不常而淪於浸冒者多矣淳化二年十二月通利軍上十牧

並地圖上慮侵民田遣中使檢視疆理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誥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群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群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卽募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旣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

草地自今毋得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群牧使歐陽  
脩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暨河曲之野  
內則岐豳涿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今則沒入藩  
界淪於侵佃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  
河之側旱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此唐樓煩監地  
迹此臣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舊地尚冀可得推往  
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其地幸多閑曠  
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  
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若可  
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罷治平木牧地總五萬  
五千河南六監三萬二千而河北六監則一萬三千凡  
支配騏驥院估馬司以當配軍及新收馬閱于便殿數  
毋過一百凡配軍視其奉錢之數馬自四尺六寸至四  
尺三寸奉錢自一千至三百爲四等差次給之至五月  
權止外州軍士闕馬先奏稟乃給荆湖路歸遠雄武軍  
士配以在所土產馬凡闕馬軍士以分數配填慶曆四  
年詔陝西河北河東填五分餘路填四分他州軍府界  
巡檢兵校聽自市官償其直毋過三十千是歲詔諸路  
以馬給軍士比試武技優者先給比試兩給闕馬十疋  
以下全給十疋以上如舊數支至和元年詔軍士戍陝

西河東河北填七分餘路填六分凡主兵官當借馬者至罷兵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賜所借馬三都虞侯捧日天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二軍都指揮使一外州在官當借馬者經畧使三總管鈐轄二路分都監承受極邊若至監押都巡檢把截保丁指揮一毋得乘之他州并以假人犯者論以違制寶元元年詔群臣例賜馬者宰相至樞密直學士使相至正任刺史并皇族緣姻事當賜者如舊制餘給以馬直少卿監已上三十五千內殿承制已下二十三千凡群臣假官馬進奉者置籍報左藏庫償直四十千其後多負不償乃詔借馬者先輸直久逋不償者剋其奉料熙寧以來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爲給地牧馬神宗嘗患馬政不善謂樞密使文彥博曰群牧官非人無以責成效其令中書擇使卿舉判官冀國馬蕃息以給戰騎於是以比部員外郎崔台符權群牧判官又命群牧判官劉航及台符刪定群牧敕令以唐制參本朝故事而奏決焉熙寧元年又手詔彥博等曰今諸州守貳雖同領群牧而未嘗親蒞職事其議更制應監牧郡守貳並朝廷選授與坊監使臣皆第其能否制賞罰而升黜之宜立法以聞又手詔曰方今馬政不脩官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

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脩舉後世稱爲能吏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旣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爲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群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牧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人言舊制以左右驥驩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竝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竝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牧制置先是群牧司請於河北河東陝西都總管治所各置一監以便給軍乃遣官下諸路詳度旣又以知太原唐介之請發沙苑馬

五百置監於交城又分置河南河北兩使時上方留意  
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  
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爲務二  
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  
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  
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  
有奇初內外班直騎軍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上  
槽風雨勞逸之不齊故多病斃圉人歲被榜罰吏緣牧  
事害民棚并科率無寧歲四年十月乃命同修起居注  
曾孝寬較度其利害孝寬請罷諸班直諸軍馬出牧以  
田募民出租詔自來年如所請仍令三司備當牧五月  
芻粟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  
監爲一八年遂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沙苑一監而兩監  
司牧亦罷矣沙苑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復屬之  
群牧司始議廢監時群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  
牧地與民而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非便詔  
元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  
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疋  
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鄜傳而兩監牧吏  
卒雜費及所占地租爲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

出馬爲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分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爲市馬之直監兵五千以爲廣固指揮脩治京城焉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易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旣廢淤田司請廣行淤溉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自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廢監租錢遂至百一十六萬自群牧使而下賜資有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書丞王得臣與逐路轉運司開封府界提點司按租地約三年中價以定歲額若催督違滯以擅支封椿法論初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奏於岷州床川荔川閬川砦通遠軍熟羊砦置牧養十監議者繼言蕃馬法帝欲試之近甸六年手詔樞密院牧馬重事經始之際宜得左右近臣以總其政今自霧澤陂牧馬所造法始於畿內置十監以次推之諸路宜令樞密院都承旨張承一副都承旨張山甫經度制置權不隸尚書駕部及太僕寺有當自朝廷處分者樞密院主之已而其說皆不効八年同提舉經度制置曹誦言自崇儀副使溫從吉建議



初孳生監迨今二年駒不蕃而死者益衆乃命御史臺校覈自置監以來得駒不及一分四釐馬死已十分之六於是責議者及提舉官而罷畿內十監元祐初議興廢監以復舊制於是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千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

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時又有旨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不由駕部而達尚書省兵部尚書王存右司諫王覲言先帝講求歷代之法正省

臺寺監之職上下相繼各有統制其間或濡滯不通宜量加裁正不可因而墮紊言不果行又詔舊屬群牧司者專隸太僕寺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及駕部至崇寧中始詔如元豐舊制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詔以莊宅副使麥文炳內殿崇班王景儉克提舉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旣養馬又戍邊者爲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并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蓋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久當益弊且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疋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旣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

可用之馬矣乃具爲條畫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行之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旣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時同知樞密院者曾布也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牧監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疋而不堪者過半今旣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條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貢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馬之數凡一千八百疋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疋以下至河東路僅九疋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及行也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

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克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疋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明年詔熙河路應縣鎮城峽關堡官並兼管幹給地牧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五年提舉河東給地牧馬尚中行以奏報稽違且欲擅更法詔授遠小監當官於是人皆趣令牧守提舉以率先就緒遷官第賞者甚衆七年有司言給地增牧法成令具諸路告功乃下諸路春秋集教以備選用令下奉行之者益力蔡京旣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

拘收如官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制論六年又詔立賞格  
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疋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  
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  
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  
五百旣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  
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  
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  
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克役官吏便  
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  
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  
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 保甲養馬者

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  
彥博吳克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  
願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  
於驅迫特論益堅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  
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會布等承詔上其  
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  
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  
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疋五路毋過五千疋襲逐盜賊  
外來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

東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闕其肥瘠禁苛罰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時河東騎軍馬萬一千餘疋番戍率十年一周議欲省費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疋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之以合額俟正軍馬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下中書樞密院樞密院以爲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歲免折變

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況減軍馬五千疋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馬不以五千爲限於理爲可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七千募民牧養可省雜費八萬餘緡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便帝卒從樞密院議九年京畿保甲養馬者罷給錢布止免輸草而增馬數元豐六年取河東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騎戰且以本路鹽息錢給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馬仍以五年爲限七年詔京東西路免教闕每都保養

馬五十疋疋給錢十千限京東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  
數足置提舉保甲馬官京西以呂公雅京東以霍翔領  
之罷鄉村物力養馬之令養戶馬者免保甲馬皆翔所  
陳也翔及公雅既領提舉事多所建白請借常平錢每  
路五萬緡付州縣出息以賞馬之克肥及孳息者願以  
私馬印爲保甲者聽養馬至三匹蠲役外每疋許次丁  
一人贖杖罪之非侵損於人者詔悉從之公雅又令每  
都歲市二十疋限十五年者促爲二年半京西不產馬  
民貧乏益不堪上慮有司責數過多百姓未喻上意詔  
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市八疋限以八年

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疋請令諸縣弓  
手各養一疋以贖失捕之罪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  
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  
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  
其兩路市馬年限竝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  
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  
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 戶馬者慶曆中嘗詔  
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備官買熙寧二年河北察訪  
使曾孝寬以爲言始參考行之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  
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元豐三

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二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道各上其數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西南路五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高直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驍騎以上千疋出市以平其直熙寧中嘗令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庫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疋支五緡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時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七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旣配



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至於牧市則仍嘉祐之制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爲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焉八年遂置熙河路買馬坊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繼又置熙河岷州通遠軍永寧砦等場而德順軍置馬場亦復先是麟府路上所市馬三百以其直增於熙河而又多贏億乃罷本路博易令軍馬司自市時又以邊臣之議市尙竄火山軍土產馬以增戰騎既又以邊人盜馬越疆以趣利尋皆罷之自是國馬專

仰市於熙河秦鳳矣熙寧七年以熙河用兵馬道梗絕乃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明年延慶言威雅嘉澶文龍州地接烏蠻西羌皆產善馬請委知州皆主以錦綵茶絹招市未及施行會威茂州夷人盜邊及西邊馬已至八月遂詔罷提舉戎黎買馬元豐中軍興乏馬六年復命知成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遂制嘉州中鎮砦雅州靈關等買馬場而馬皆不至元祐初乃罷之元祐中嘗詔以蜀馬給陝西軍以陝西馬赴京師崇寧五年增黎州市馬至四千正然凡云蜀馬者惟沈黎所

市爲多其他如戎瀘等州歲與營人爲市第存優恤數馬以給其直大觀初又詔播州夷界巡檢楊榮許歲市馬五十疋於南平軍其給賜視戎州之數熙寧中罷券馬而專於招市歲省三司錢二十萬緡自馬不下槽出牧三司復給芻秣之費更相補除而三司歲償群牧者爲緡錢十萬以增市馬券馬之罷已久紹聖初提舉買馬陸師閔奏復行之令蕃漢商人願以馬結券進賣者先從諸場驗印各具其直給券送太僕寺償之其說以爲券馬旣盛行則綱馬可罷行之三年樞密院言券馬不及釐而綱馬之死十倍乃賜師閔金帛加集賢修

撰以賞其功時議旣不以券馬爲是主管買馬閔令亦言其枉費然曾布力行之崇寧中乃詔買馬一遵元豐法市馬之官自嘉祐中始以陝西轉運使兼本路監牧買馬事後又以制置陝西解鹽官同主之熙寧中始置提舉熙河路買馬命知熙州王韶爲之而以提點刑獄爲同提舉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買馬因爲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往來督市馬者元豐三年復罷爲提舉買馬監牧司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

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便奏可仍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六年買馬司復罷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職任始一市馬之數以時增損初原渭德順凡三歲共市馬萬七千一百疋而群牧判官王誨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券馬歲至者萬五千疋今券馬法壞請令增市而優使臣之賞熙寧三年乃詔涇原渭德順歲買萬疋三年而會之以十分爲率及六分七釐者進一官餘分又析爲三等每增一等者更減磨勘年自是市馬之賞始優矣時誨上馬政條約詔頒行之其後熙河市馬歲增至萬五千紹聖中又增至二萬疋歲費五十萬緡後遂以爲定額特詔增市者不在此數崇寧四年提舉程之邵孫鼇并以額外市戰馬及二萬疋各遷一官鼇

拊仍賜三品服大觀元年龐寅孫等又以買御前良馬及三萬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漸等更以遵用元豐成法省費不貲各加職遷官時如此類頗衆賞典優濫官屬利於多市馬取克數而已支配舊制自御馬而下次給賜臣僚次諸軍而驛馬爲下熙寧初樞密院言祖宗時臣僚任邊職者或賜帶甲馬示不忘疆場之事承平日久僥倖滋長請應使臣閣門祗候以上克三路路分州軍總管鈐轄之類賜馬價如故餘皆罷給奏可十年群牧司又言去歲給安南行營及兩省

宗室諸班直及諸軍諸司馬總三千餘疋未支者猶二千請裁宗室以下所給馬諸司停給從之自罷監至此始闕馬矣熙寧初詔河北騎軍如陝西河東社馬例立社更相助錢以市馬而遞增官直尋出奉宸庫珠十餘萬以克其費其後陝西馬社苦於歛率元豐中乃詔本路罷其法更從買馬司給之時又諸路置將馬不能盡給則給其直而委諸將自市其在熙河蘭會路者卽以爲買馬之數初內外諸軍給馬例不及其元額視其闕之多寡以分數填配元豐更立爲定制凡諸軍闕馬應給者在京府界京東西河東陝西路無過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後諸軍闕馬者多紹聖三年乃詔提舉

陸師閱於歲額外市馬三萬疋給郵延環慶路正兵餘支弓箭手仍權不限分數宜和初真定中山高陽等路乏馬復給度僧牒令帥臣就市以補諸軍之闕高宗紹興二年置馬監於饒州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置監臨安之餘杭及南蕩十九年詔馬五百疋爲一監牡一而牝四監爲四群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帝謂輔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昨自牧養今二三年已得馬數百先是川路所置馬歲牧於鎮江是年春上以未見蕃息遂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鄧鄂間牝牡千十餘年僅生二十駒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馬奏馬舊二萬乾道間秦川買馬額歲萬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出易馬絀絹十萬四千疋成都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比慶元初合川秦兩司爲萬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兩司爲萬二千九十四然累歲市易多不及額蓋南渡前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郵良健可備行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其間良者不過三五中等十數餘皆下等

不可服乘守貳貪賞格以多爲貴經涉險遠且綱卒盜其芻粟道斃者相望成都府馬務歲發江上諸軍馬凡五十入綱月券錢米二百緡歲計萬一千六百緡歲發三衙馬百二十綱其費稱是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斬錢帛馬至價不卽償致然也舊蕃蠻中馬良駑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覲賞乃高直市之夷人無厭邀求滋甚後邛部川蠻恃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而夷人每買馬以茶錦不堪藉口慶元中金人旣失冀北地馬至秦司亦罕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

著紹興二十七年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軍鎮江

建康荆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司步司各千州馬良者二百進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廣馬者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下李楫請市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畧司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舜陟爲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絕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得馬千五百頭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爲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尤駟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

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自北諸蕃本自無馬蓋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岩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求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遺遣之而不敢上聞也嶺南自產小駟疋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赴三衙餘以付江上諸軍寶慶四年兩淮制府貿易北馬五千餘而他郡亦往往市馬不輟咸淳末有紀智立者獻謀以爲兩淮軍將武官

巨室皆畜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助防江各令飼馬殺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爲約江面寧卽放歸又云陳巖守招信團馬至七千出沒張耀此其驗也臣僚言宜倣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馬則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馬遵陸則崇岡複嶺盤回斗絕舟行則峽江湍急灘磧險惡每綱運公私經費十倍而人馬俱疲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綱兵所經甚於寇賊雖臣僚條奏更迭終莫得其要領豈馬政各因風土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